

安

小小『长征』

——一个日本儿童眼中的中国内战

(日) 法村香音子 著 李景秀 张世俊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小小『长征』

——一个日本儿童眼中的中国内战

(日) 法村香音子 著 李景秀 张世俊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ISBN 7-5610-1671-9 K · 135 定价：平4.50元

小小『长征』

——一个日本儿童眼中的中国内战

(日) 法村香音子 著 李景秀 张世俊 译

(辽) 新登字第9号

小小“长征”

〔日〕法村香音子著 李景秀 张世俊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6 字数：140千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张春光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王树光

ISBN 7-5610-0628-4

F·19 定价：精7.00元
平4.50元

辽宁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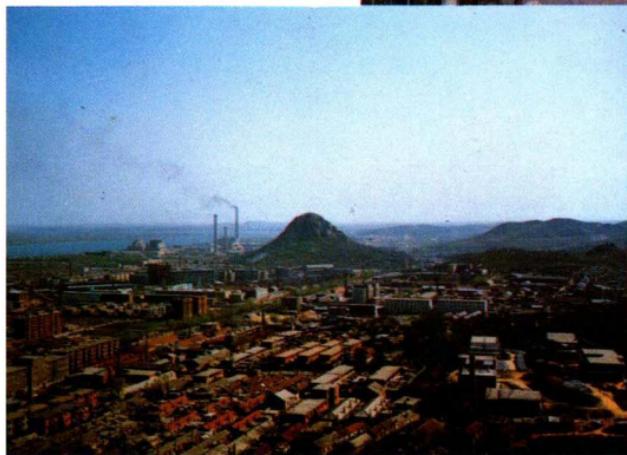
一九九二·沈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100.com



现在的著者

汽沟的俗称
六道山。



房产住宅及帽盔山。远处可眺望鸭绿江下游。



依然分辨不出道和河。在宽甸至桓仁的岔路口。



炉灶和平口锅隔墙连着火炕。又见到了捆成高粱穗制成的笤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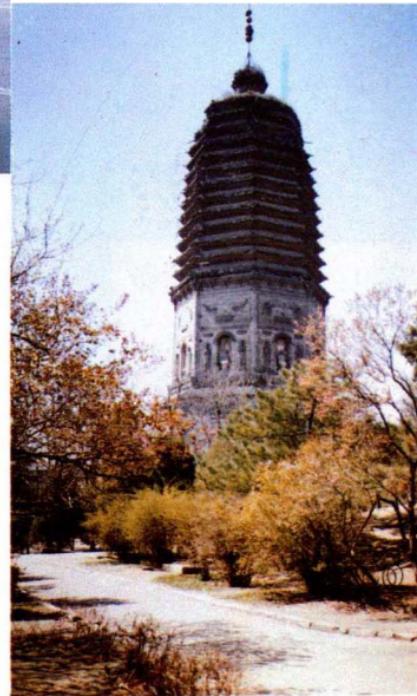
据爸爸说，
他发脾气的地方
确实在这个村。
在拍照时，许多
村民围集过来。



当年转移时坐的也是这种马车。
如果那时也能坐上这种胶轮车，那该
多么舒服啊！连车夫的长相都眼熟，
觉得“当时的车夫或许是他……”。



自己
总在贪玩，晒黑了。
身地保存了一样，在转移时也从
自己的照片。妈妈如同



张大伯的家乡，有名的辽阳白塔。



招牌招揽顾客。于通化。饭店悬着画有狗像的



集安(旧称辑安)的鸭绿江。
对岸就是北朝鲜的满浦。乘马车
渡江的地点还在上游处。

由法国归国的党干部丁司令
员有架照像机(中央)。左端为爸
爸。1947年7月,于因内战而不
通火车的辑安火车站。



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所工作过的兵工厂房舍,
现在依然如故。倘若当年的日本人见到它,该多么
高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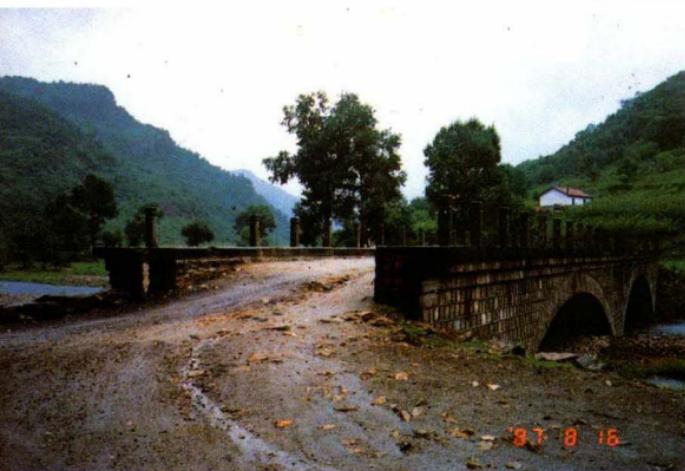


我听说要照像，因而身穿妈妈做的唯一的连衣裙，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妈妈抱着出生一个月的节子。



81.8.16

数万座古坟中的一部分。



81.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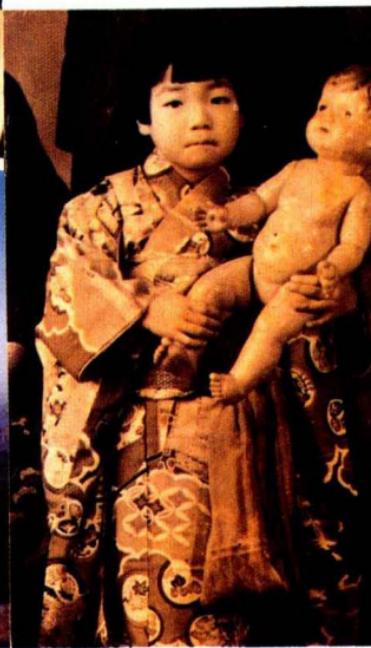
辑安附近的农村。白墙的房舍，连在火炕的烟筒。如今河里架起桥，足以说明生活富裕了。



爸爸和我仔细观察“光华职工医院”旧迹，从涂上油漆的底部，浮现出四十年前的招牌文字。



朝鲜战争前夕。
前排由左第二人为爸爸。



▲ 从锦江山（旧称镇江山）眺望丹东（旧安东）市及隔江远望北朝鲜的新义州。



试读结束：需要全册请购买：www.ertong100.com

目 录

序	(1)
流浪	(5)
“停战”后的我	(5)
扣留	(8)
软禁	(11)
战火追缠	(14)
马车为巢	(16)
翻车	(18)
温柔的大地	(21)
中国人的生活	(21)
张大伯的米饭	(25)
暖心的火炕、暖心的亲人	(32)
我们是小八路	(35)
离别与重逢	(38)
爸爸的工作	(47)
天花	(47)
第一次接触到的中国人	(51)
精心保护疫苗	(56)

渡过鸭绿江	(60)
爸爸的愤怒	(60)
“阿利那礼河”的岸边	(64)
口袋底部的村庄	(67)
饥饿	(72)
爱犬“阿栗”	(74)
阿栗横渡湖面	(74)
捕鱼和吃青蛙	(81)
阿栗被抛弃了	(85)
逃跑计划	(88)
红毛犬	(88)
爸爸策划逃跑	(90)
黎明啊，快来吧	(95)
重返中国	(100)
货车旅行	(100)
太阳照耀鸭绿江	(103)
中国的芳香	(106)
我的家是辑安火车站	(108)
被留在中国的日本人	(111)
从事医疗工作的日本人	(111)
“俺会说日本话”	(114)
鬼子	(116)

卫平与小侯	(120)
暂短的安居生活	(123)
不得闲的大夫	(123)
顽强的生命	(127)
出 走	(132)
血染的喜鹊	(140)
生与死	(144)
土地改革的脚步声	(144)
夜来鸜雀	(148)
八路军女战士	(153)
悲哀之后	(156)
离开辑安之日	(156)
顺流而下	(161)
到安东	(165)
俊夫之死	(171)
中华人民共和国	(178)
尾声	(184)
出版后记	(190)

附录	(194)
关于本书的三封信	(194)
关于作者的一家	(200)
部分日本报刊对本书的评价	(202)

序

那是一个梅雨季节。

我这个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不知道梅雨会对人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是梅雨的关系，我感到四肢无力，浑身懒洋洋的。心里琢磨：我这是不是感冒了？……换上件洁白的翻领衬衣，左右看了看，人们都是满面春风，乐颠颠的。唯独我似睡非睡地陪着婴儿躺在那儿。

“喂，你也快上来吧，望见岛了，终于到日本了。”

我睁开眼。宽敞的船仓杂乱无章，乘客们都放下行李到甲板上去了；只见兴冲冲的丈夫沿着狭窄的船仓通道向我跑来。

“你先上去吧，我随后就到。”

我用围巾裹了裹第一次烫的卷发，抱着睡醒的乐滋滋的婴儿，因为觉得一个人留下来很寂寞，于是就慢慢地走上了通往甲板的梯子。

这是 1958 年（昭和 33 年）7 月 13 日下午，第 33 次归国船“白山丸”载着 200 多日本人，即将驶进舞鹤港。

据说，从中国集体回国，就到此为止，这是最后一次归国船只了。

男男女女眼望着越来越近的祖国河山，都热泪盈眶，挥动着双手，斑白的头发一任海风吹拂，互相握着手，拍着肩膀鼓励着：“新的生活开始了！”

战争已经结束 13 年了，人们在战争年代中的那种忘形的

狂热早已荡然无存了；但现在面对眼前这个崭新的日本，站在甲板上，心中情不自禁地重新唤起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激情。

他们多数人是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护士、医生。其中也有不少人，当初是作为满蒙少年开拓团跨海来到中国东北，战后被八路军扣留，而今两鬓苍苍了才回国的。

我的丈夫——是在北京相识并结婚的——曾也是其中的一个少年。

我又罩了件粉红色条纹的中国服。当年 22 岁。我抱着出生才 6 个月的长女，透过人们肩头，默默地眺望前方被浓绿覆盖得严严实实的连绵山峦，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酷暑闷热的压抑感。

越来越近的日本，是个陌生的异国他乡。它全然不同长几棵灌木、露出黄土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荒山秃岭，也不同于三天前离开天津港时所见到那片裸露出红褐色土质的大地。前方这铺天盖地浓绿，我很难说是温情脉脉的浓绿，倒是感到它绿得太呆板、太单调，不过是些“呆滞的绿色”而已。

就说在树木丛生的山麓下，仿佛任意摆放的火柴盒般的房子吧，倘使刮风下雨，就能散架，实在让人担心，看来冬天屋内不会暖和的。

中国的房子，半窝在土中，屋内生上熊熊的炉火，暖烘烘的，可是……

我珍惜在大海彼岸曾度过的欢快的日日夜夜，眷恋在那块广袤的大地上所拥有的那份安全感，但如今这都已成为过去，再无法享受到了。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毫不了解日本，连上岸后去哪儿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我的家乡“福冈”——到天津送行的